



攸州冯子振《梅花百咏》及其背后的故事

黑栗

株洲风物

唐人刘禹锡吟哦的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，我固执地以为的便是涪口伏波岭。

微雨的清晨，涪江像一个“浓睡不消残酒”的女子，慵懒躺在暮春湿漉漉的天宇下，被天地间漫无际涯的苍翠软软拥覆。我被裹挟岸上香樟漫溢而下的芬芳，沿北岸迤迤而行，将自己想象成唐代大历四年(公元769年)二月踟蹰江边的杜甫，一串沉甸甸的诗句也随之涌上心头：“南岳自兹近，湘流东逝深……物微限通塞，侧隐仁者心。瓮馥不尽酒，膝有无声琴。圣贤两寂寞，眇眇独开襟。”

遭逢时艰，身世飘蓬，杜甫笔下的《过津口》不免抑郁而沉闷，与我此刻探幽访古的闲适自然不可同日而语。“诗家不幸涪口幸”，犹如沙鸥一般漂泊的诗圣能置入涪口，戚戚然徘徊江岸绿荫下，却是涪口的大幸。簇新的村居高高低低，恬然散落江岸。袅袅升腾的炊烟间，我似乎见到了从盛唐满溢而来的一缕诗意在漫漶，也似乎明白了居涪州鄙野的涪口，多年前何以突兀而出，成为远近知名的“中华诗词之乡”。

缓步遐想时，岸边突现一处葱绿掩映的深潭，潭的另一侧紧挨石壁陡崖。同行友人望着不高的崖顶，欣然说，伏波岭到了。我心一震，四野漫溢的文气似乎陡然消隐，一股森然剑气扑面而来。

中学时代，偶然读到孙中山挽蔡锷的句子“万里间关马伏波”，翻检资料后，我头一回知道了“西破陇羌，南征交趾，北击乌桓，累迁伏波将军”，世称“马伏波”的东汉名将马援。《三国演义》中杀得曹操割须弃袍的蜀汉五虎将之一“锦马超”，便是其颇有乃祖遗风的后裔。掩卷沉吟，不免神往于马援驰骋疆场、立功万里外的壮阔人生。

到涪州工作后，得悉马援曾屯兵涪州涪口的伏波岭，似乎自己与他瞬间有了某种交集，亲切感与自豪感油然而生。遗憾的是，伏波岭近在咫尺，我却懒怠起来，一直不曾登临探访。直到今天才总算成行，真切立在岭下，感受着森森扑面的剑气。

我与友人辗转寻路，踏上青树荫覆的青石板台阶，又拾级而上，置身于岭上草木的葱茏间，似乎自己的脚已与两千多年前马援的某个脚印重合，脸上一时肃穆起来。

伏波岭确乎不高，与同处湖湘大地的南岳衡山之峻拔、雪峰山之嵯峨不能比，上山的台阶不过几十级，脚力未软已登极顶，最多算是隆起的小丘。披风岭上时，却也一样空阔。脚下的涪江汨汨滔滔，在不远处汇入湘江，又翻卷着浪涛，蜿蜒北去。四面群山逶迤，起伏起伏，像东海暮霭倒灌而来，卷起一堆堆刺破苍穹的巨浪。烟雨迷离中的涪口古刹尽收眼底，它似乎有马援的大将之风，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”，静卧若阍中处子，安谧端坐群山之间与晨风之下。

转过身来，便是剑气漫溢的原点——伏波庙。庙宇也不大，红墙青瓦，古朴雅致，屋顶两侧的山墙格外醒目。门前挺立两株卫兵似的大树，亭亭如盖。庙内马援的塑像威严而立，目光如炬。我与她默默对视良久，内心颇为激荡，似乎终于见到了久仰的偶像。马援当年“伏波”的一幕幕也穿尘封扉页而出，耳边似乎隐隐有了“縱橫铮铮，金铁皆鸣”的声响。

东汉建武十七年(公元41年)，今属越南北部的交趾郡发生叛乱，光武帝刘秀闻报，急拜善战的马援为伏波将军，率军千里南征。马援旌旗南指，一举平叛。往返时，或许见涪口“雄关控北流”，他便在这里屯营。邑人为纪其事，将屯兵的无名山丘命名为伏波岭，又集资建庙宇，供奉香火，千年不绝。

马援为后人景仰的不止平叛之功，还有其“马革裹尸”的家国情怀。他曾慨然说：“方今匈奴，乌桓尚扰北边，欲自请击之。男儿要当死于边野，以马革裹尸还葬耳。”耿耿丹心，惊天动地而泣鬼神。

毛泽东对此感佩不已。早年赴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就学时，他抄送给父亲一首诗道别：“孩儿立志出乡关，学不成名誓不还。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生无处不青山。”诗中意境显然源自马援的话。多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，一位将军不愿去艰苦的非洲工作，毛泽东得悉后说：“我建议我们的高级干部都读读《后汉书》里的《马援传》。”又说：“青山处处埋忠骨，何必马革裹尸还，马援之后，是一代不如一代哟。”

巧的是，毛泽东也曾登临涪口伏波庙。1926年，涪口一带农民运动如火如荼，伏波庙成为农民协会的办公场所。翌年2月，毛泽东顶着料峭寒风，来到涪口考察农民运动，随即登上伏波岭，在庙内召开了工农商各界骨干座谈会。当他在剑气漫溢的庙宇中慷慨陈词，鼓动农运骨干奋起革命时，或许想到过马援的“穷且益坚”与“马革裹尸”。在毛泽东下岭后不几年，杨得志、晏福生、刘先胜、杨梅生等人先后别离乡关，走上革命之路，最终成为共和国历练的开国将星，也将马援的英雄气散逸到更高更远的地方……

步出伏波庙，天空又飘起了雨丝。已辟成公园的伏波岭上，楼阁、雕塑、翠柏与满地奇花异草挨挤拥挤，在雨中静默而陈，伏波岭似乎更为矮小与局促了。但须臾间，它在我眼前陡然峭拔起来，且似乎愈来愈高，耸入九重云霄。我知道，这是因了一代忠勇的名将马援……

伏波岭记

张雄文

株洲文脉

梅性耐寒，故有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句，诗人常咏梅花，以自比清高、坚贞之意。唐诗宋词中，咏梅诗者不计其数，宋时林逋，浙江钱塘人，结庐西湖孤山，不趋荣利，遁不娶无子，所居多植梅畜鹤。客至则放鹤致之，人称梅妻鹤子。又宋时李琪爱梅，作梅花百咏诗一卷，广为梅花吟唱，是为咏梅之滥觞，借伏久不传。

元时，攸州有冯子振者，素爱梅，家居地常植梅树百株，时有“梅城”之谓，其寓居苏州时，更有夜咏梅诗百首之雅事，至今仍为后世所津津乐道。

●咏梅百篇一夜成

成咏梅诗百首。中峰禅师也乘兴步韵写成咏梅诗百首。赵孟頫读后，赞赏不已，题为《百梅双咏》，托人刻印发行。

冯子振创作的《梅花百咏》，是继李琪之后在文学史上咏赞梅花花的又一绝作。无论诗歌体裁、结构雕镂、逸韵蕴思等各方面都独具风骚，与前者相较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表现出冯子振的绝世才华，其中《孤梅》：“标格清高迥不群，自开自落旁无邻。天寒岁晏冰霜里，青眼相看有几人？”《移梅》：“新翻孤根手自栽，和雨和雪破苍苔。寒窗岁晚多清况，直伴幽芳带雪开。”诗中流露的性情，可见其品格高标。又有《野梅》诗曰：“花开花落春不管，清风明月自自来。天然一种孤高性，真是花中隐逸流。”这哪里是写花，分明是在写自我。仕途沉浮中的冯子振，是那样清高。

据说中峰禅师见到冯子振的《梅花百咏》，于谈笑中，啧啧赞叹，连称：“真梅花知己也！”

中峰禅师，杭州钱塘人，俗姓孙，9岁丧母，15岁出家吴山圣天寺，得法高峰原妙禅师，为禅宗临济宗第25代弟子。大德年间，筑茅庵于佳山，取名幻住庵。此时正逢赵孟頫与冯子振来访，见冯所呈《梅花百咏》诗卷，大为惊叹。恰冯子振“索中峰禅师和章”，中峰当即应答，于“谈笑间，不逾日而尽答之”。

●“改诗”公案

研”，与“元同干”毫不相干，原来收辑者不知庚岭梅南枝已落而北枝方开，有寒暖之别。一种东风有两般之意。这些讹解，在收入《四库全书》时均已校正，刊误。

到了明末清初时，和冯子振《梅花百咏》风气盛行。据《船山全集》称：南明隆武丙戌岁(1640年)，湘籍诗人洪业嘉(字伯修)、龙孔蒸(字季霞)、欧阳淑(字子私)三人各有和冯子振《梅花百咏》诗，沿用冯韵，相示与王船山，并邀王共缀其词。庚寅年(1650年)，王船山不忘百梅之约，以冯诗之题为题，自用韵，写成《梅花百咏》，且对冯诗中的一些“措讹”之处做出订正。如王诗《罗浮梅》

●籍贯之谜

述了他湘东攸州人。表达他对出生地攸县的乡情。攸县有罗浮山，这是湘东各县以及湘乡湘中各县所没有的，冯子振在《梅花百咏》中有6首咏梅诗提到罗浮山。在《罗浮梅》中叙述了他月下曾叩酒家门的事实，在《梦梅》中，说他沉浸在“罗浮山下赴春期”的梦境，在《问梅》中有“一别罗浮几度春”句。在《远梅》中说，“罗浮山下度春风，千里相思信未通。”“罗浮山下有延寿寺，始建于五代。冯子振在《僧舍梅》中说：“分明勘出罗浮梦，特把蒲衣换素衣。”在《竹梅》中又一次提到罗浮山说“乘鸾姑射下罗浮”句，应对八仙铁拐李在罗浮山的传说。罗浮山是攸县的地理标志，百咏诗中写冯子振对家乡罗浮山的忆、梦、别、问，表达他对故乡的思念和乡愁。

攸县地处湘东，从三国到南朝，历属湘东郡，素有“湘东大门”之称，冯子振回乡寓居长沙，作《谷两星沙杂咏》诗曰：“湘东门外园堪筑，荷插相从学种瓜”，在谷两种植时节正还家时，思念起湘东门外攸县老家荷锄种瓜的情景，自然流露他是湘东攸县人的

线索，而湘乡在湘江之西，隶属湘中，不属湘东。攸县东门陈氏族谱和《攸县志·流寓》均有“陈允恭(号爱云)与同邑冯子振友善”之记载。同邑者，攸县也。冯子振曾作《爱云逸叟记》，赞扬陈允恭取爱云之号的由来。

另一线索来自旧《攸县志》所载“金水井”——“在距县80里的北江乡(今属宁家坪镇)，相传有杨仙在乡民张家求水，老姬从三里外汲水而供，杨仙甚为感动，于是在其屋前钻石成窟，泉水涌出。世人以其水贵如金，而号金水井。”冯子振有《金水井》诗曰：“泓秋水锁秋烟，传是仙家导引泉。脉脉琼浆经劫老，散为玉露洒江天。”说出了对攸县故土风情的热爱。

作为一个文学家，其作品都有或多或少有关家乡人和事的记述，以表达他的乡情乡愁，这恰恰证明冯子振是道道地地的攸县人，而不是什么湘乡人，因为冯子振目前所留下的歌咏诗篇中，还没有发现有一篇作品表达对湘乡县城风情的故土情思。



06

株洲日报

神农城迹

SHEN NONG CHENG JI



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王玺 校对谭智方 2022年5月24日 星期二 22593776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@163.com

绿树掩映下的伏波庙

